

黄河谣

张鸿疆◎著

(二卷)

黄河人
命运多舛 悲欢离合
黄河大侠
爱与恨的交织 情与仇的宣泄



黄河谣

（二卷）

黄河人
命运多舛 悲欢离合
黄河大侠
爱与恨的交织 情与仇的宣泄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河谣/张鸿疆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6. 10 (2010. 3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057 - 2239 - 2

I. 黄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K2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2052 号

书名	黄河谣
作者	张鸿疆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1600 千字
版次	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2010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 - 7 - 5057 - 2239 - 2
定价	150.00 元 (全五册)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- 1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目 录

- 第十八章 她且舞且跑,像长了翅膀似的,在雨里飘飞。我疑心,这女鬼是来勾我魂的,便吓煞哩,扔下包袱,一口气逃了回来……/1
- 第十九章 够了够了,你们这一套封建把戏,不要再演了!一会儿槐花,一会儿蕊蕊,我根本就不信! /14
- 第二十章 你之所以无法入定,是由于心有杂念,精力分散,尤其是脑子里时不时地在想女人,所以呀,脚步才会凌乱。/23
- 第二十一章 真乃后生可畏呀……小兄弟相貌不凡,血气方刚,前途远大,日后必能成就一番大事业! /33
- 第二十二章 鲤鱼滩出了这等人命大事,我们撒腿就逃掉,全让纤班来扛顶,这叫大伙心里咋过得去呢? /39
- 第二十三章 这个世界上,想杀我白龙的人何止千百?然而你们得明白,要结果我白龙性命之人,必须有超过我的本领才行。/56
- 第二十四章 你是不是鲤鱼娘娘转世?好槐花,嫁我吧!咱俩离开这儿,到一个没有血泪的地方,去过神仙日子……/65
- 第二十五章 槐花呀,你给我的东西,我全收下哩……整整三年,我守着你,每捞出一件财宝,都呼唤一声你的名字……/70
- 第二十六章 整个天下,都无法与我李家相比:咱道家先辈炼丹时,发明了火药,洋人才懂得使用枪炮;咱道家先辈测量风水时,发明了罗盘,世界才有了航海壮举……/81
- 第二十七章 老子告诉你,大清国完蛋哩!现在是革命胜利哩!你还敢一口一个冯玉祥,这名字也是你能乱叫的么? /96

- 第二十八章 这“和合”，乃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——和者，天地顺和；合者，合而不同。所以，人心要和合，方能生活；社会要和合，方能平衡！ /111
- 第二十九章 那……我和儿子就等着你……天老哩，地荒哩，也等呀…… /126
- 第三十章 曾几何时，我的这条腿，在这河套地区差点断哩！老天爷不想让我成为瘸子，因为我的杀父仇人还活着——我要杀死吴佩孚，才能退出疆场呀！ /151
- 第三十一章 当缩头乌龟呀？我最敬重的朱明华兄弟，被王不隐和卢万千打死哩！你们倒好，还躲在这开会，为甚不去为他报仇？ /163
- 第三十二章 就你这熊样儿，连婆姨都叫人家闹跑哩，还有甚资格在人前说话？还有甚颜面面对列祖列宗？不如拔根球毛吊死得哩！ /173
- 第三十三章 要在从前，必是供女无疑。半年就升美人，一年再升贵嫔，之后便是嫔丽，再之后，就是贵妃娘娘哩！而今眼目之下，屁身价也莫有呀！ /183
- 第三十四章 当时选典，我脑子里全灌满了黄河泥水水，甚也看不见，甚也不知道——只认定你是月宫下凡的嫦娥花仙子…… /194
- 第三十五章 讲你的情义去吧——甚是兄弟情义？穷极哩，把婆姨典出去，为保爷们肚子；富极哩，把女人推来让去，为保爷们面子…… /206
- 第三十六章 既然三兄弟生死不分，这么美的仙子，凭什么两个兄长都有份儿，偏偏就我莫啊？舍弃一切，我王不屈也要把她闹到手来！ /217
- 第三十七章 你是哥，你要阳面；我是弟，我要阴面——让天说话，阳面朝地，归你；阴面朝地，归我！ /230

第十八章

她且舞且跑，像长了翅膀似的，在雨里飘飞。我疑心，这女鬼是来勾我魂的，便吓煞哩，扔下包袱，一口气逃了回来……

1 豪雨，整整下了一宿。到第二天上午，仍然美美地闹着，只是劲儿比先前略为弱了些。

阎大浪听着“哗哗”的雨声，听着庄稼拉拉的生长声，甬提有多高兴哩，心里比甚都快活。他是昨天晚上带着岩子、王二愣等人回来的。虽然此番出去没有结果，但是一回到鲤鱼滩，就见漫天的大雨，心里也有了些许安慰，把一切不顺心的事，暂且抛在了脑后。命大伙歇班儿，他独坐在棚前的石头上，掏出烟袋锅，想过把瘾。然而，火镰怎么也打不着，就只好作罢。

“有日子没去看她哩……这场雨，不知会不会把她的坟给冲坏哩……”就这样嘀嘀咕咕，阎大浪将烟袋别在宽宽的裤腰带里，背着手，大步流星，径直向坟地走去。

路过阎一石家，见大门敞开着，阎一石正在摆弄他的菜园子；院儿里，屋檐下，鱼儿正在用心喂着她的鸡。前些日子，为了救人，鱼儿忍痛割爱，将鸡给难民、纤班和村里都分了，连李老六也吃过她的鸡肉，只留了一只抱窝的老母鸡。这会儿，它又孵出一窝小鸡仔，黄球球似的，都在“唧唧”地啄食戏耍……望着一派充满生机的情景，鱼儿开心地笑着，当发现阎大浪后，急忙说：“叔呀，快屋里来坐。”

阎大浪却脚下没停，跟这父女俩打了个招呼，嘱咐他们照顾好阎柳氏，就匆匆离开了。

天，灰蒙蒙的……

地，湿漉漉的……

此刻，虽是白天，但却像夜间；眼睛看啥也是模模糊糊的，不甚分明，不甚了然。

他要到自己老相好阎赵氏坟前，叼着旱烟，眼睛望着黄河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向阎赵氏说上几个时辰的心里话。这里，是他倾诉委屈的大堂；这里，是他表白心迹的地方；这里，是他发誓赌咒的场所……



一生之中，在滩里拉纤，大河上下，十里八村，他也串过些女人，做过一些荒唐事。然而，让他刻骨铭心的，只有与他真心相爱一二十年的阎赵氏。她被土匪祸害：下身被剜了去……可以想见，这女人，是怎样惨烈地实现对一个男人所做的承诺；这女人，是怎样用生命来捍卫真挚爱情的……这段时间以来，他越来越不愿和旁人交谈，无论遇到甚唠唠事，都乐意来到这里，跟她说个没完没了。

——有时，慷慨激昂；有时，也痛哭失声……

——有时，和颜悦色；有时，也暴跳如雷……

百感交集的他，揉揉湿润的眼睛，却发现：在阎赵氏坟前，已经有人。像是杏花？他自语道：“她——这么早，她在做甚哩？”扑朔迷离的天地之间，阎大浪看不真切杏花的举动，但是，随着飘来的一阵阵风，他能听见，杏花在阎赵氏的坟前，呜呜地哭着。那哭声，混着风声雨声和黄河的波涛声，更显得悲切和凄惨：“安息吧……我可怜的……你被土匪祸害，好悲好惨呀……呜呜……我一定替你报仇……呜呜……你就安心吧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阎大浪脸膛好热。他心想：“报仇？那是我们大老爷们的事情！想不到，杏花这孩子，平日价像个男娃似的，大大咧咧，没心没肺，原来却有这般侠义胸怀！如此看来，不要说我过去低瞧了她，只怕连她妈阎玉水也不晓得这娃心有多烈哩！”

雨中的他，疑惑着，揣度着……

忽然又想起，井子汇报说，杏花毅然答应去当河伯娘娘，他就不由觉得：杏花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娃——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的确是合情合理的。过去，他上坟，从来都是独自一人，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今天，见杏花在场，又是晚辈碎女娃，就把一肚子想要说的唠唠话生生地咽下，转过身子，背着手，返了回去。

雨，仍在下，似乎比刚才猛了些。地里的庄稼，像不知饥饱的细娃，皆张着嘴，伸着手，冲向天，且要且吃，且吃且要，发出一片欢声。他乐呵呵来到村子，见场院上、杏树下、枣树下、路边边的难民们，为了躲雨，皆搬进了村里。

孔秀才正被阎五家的、阎立木等一群人围着，神色古怪，表情乖张，不知在说些甚唠唠话儿。阎大浪一出现，人们急忙让开，跟他打招呼，请他到里边来避雨。

孔秀才这就上前，惊慌失措地说：“阎班主呀，可不得了啦，我遇着鬼哩……他们皆不信，我真的遇着鬼哩……”

阎大浪轻蔑的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尽瞎扯，哪来的鬼？你带我去瞅瞅；我当钟馗，今天就演一出捉鬼的大戏！”

孔秀才紧张地扯了扯阎大浪的胳膊，瑟瑟地说：“圣人有云，‘敬鬼神而远之’……阎班主啊，这世上，真有鬼神哩！可别说出些冒犯的话，当心被鬼神

听了去，遭到报应啊！”

阎大浪想了想，就直盯盯地望着这伙人，似乎要从他们脸上看出真伪来。他问道：“鬼在甚地方？鬼长甚模样？”

“我昨晚做了个噩梦，”孔秀才绘声绘色地说：“李老六变成饿死鬼来抓我哩。今天天没亮，我拿包袱包些吃食，去看他的坟开没开……雨下得正猛，喀嚓一个霹雳，把柿子树劈断。我吓了个半死，刚在发抖，天上就打了个亮晃晃的闪；电光之下，就见一个女鬼下界哩。她且舞且跑，像长了翅膀似的，在雨里飘飞。我疑心，这女鬼是来勾我魂的，便吓煞哩，扔下包袱，一口气逃了回来……”

阎大浪耐着性子，几次想打断，但又压下了。最终，没等他唠叨完，就拉着那些难民的手说：“走！我就不信——大家都跟着，咱非把这鬼事闹个明白不可！”

阎大浪果然像个钟馗，“忽忽”在前面奔走；孔秀才等人唯唯诺诺，忙跟在他屁股后面小跑。

冒着雨，他们来到柿树下，见黑黝黝的大树，并没有被劈成两半，只是些许枝叶断了，胡乱散落在地上。人们分头寻找，三遍五遍过后，仍然找不到孔秀才所说的包袱和圆馍。于是，阎大浪一挥手道：“算哩，我就不信有鬼——许是你老人家心里有事，没睡安稳，迷迷糊糊做了梦！”

孔秀才急了，抖着山羊胡子嚷道：“我都这把年纪哩，还能说瞎话？我真的看见鬼啦！”

阎大浪挥挥手，对阎五家的、阎立木及一帮难民道：“都回吧——没事就睡大头觉，别闹些莫名其妙的唠唠事来烦人！”回过头，他就朝前面的阎玉水家走去……

2 昨晚，河子几乎没睡。

先是梦游似的在雨里转悠了大半夜，没追上女娃，垂头丧气返回棚棚，就见阎大浪领着王二愣等人已经回来，说了一个时辰的话，就半夜了，才将自己身子放平，又翻过来，覆过去，烙了一晚上大饼。女娃的形象，总在他的眼前浮现，让他的心，一会儿亢奋，一会儿沮丧。“要是真的能逮住她，搂在怀里，该说些甚？该做些甚……”他自问自答，絮絮叨叨，不停不息，觉得心里有那么多好听的话儿，要对她讲——如是绵绵不绝的黄河，永永远远，生死生死也说不完，道不尽。想要形容一下这女娃的模样，他才发现自己没学问的害处。只忆起戏文里那句“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”的唱词，知晓是好话，却不明白是甚意思。想了想，他觉得用这戏文形容女娃，并不妥帖，又搜肠刮肚，想到老舅孔秀才讲的西施故事里，用了“鱼儿儿眉，杏仁儿眼，悬胆儿鼻，樱桃儿小嘴一点点……”便不知不觉唱出了声，被身边的井子骂了几句，才知自己刚才



是在做梦。睁开眼，就见根子不知何时已经起床，离开了棚棚；又见井子翻了个身，继续呼呼大睡，鼾声如雷；他就悄悄起来，蹑手蹑脚，溜了出去。

棚外的雨丝，美得无法形容，像垂天的竖琴，亿万条琴弦，呼唤着人们去弹，去唱……

河子跑啊、跳啊、笑啊，那颗年轻驿动的心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他这便学着戏班子的模样，在无边无际的雨幔之中，高高叫一声长板：“好……雨……耶……”想唱《浣纱女西施》，却一下子想不起戏文来了。直奔鲤鱼娘娘庙，他希冀能见着自己的西施。然而，今天的这里，却空空荡荡。

大槐树更加苍翠，那些千年古柏古松，被雨洗得又黑又亮，弯曲着古老的身躯，静穆地蹲在那儿，不声不响，像一尊尊坚实的巨石；上面的树冠，承接雨水，发出“唏唏崇崇”的古怪声音。

迈进庙门，毛眼眼里充满了亢奋。他胸中“咚咚”狂跳不已，那颗心仿佛要跳出喉咙眼外来，暗自说道：“床上，她还坐在那儿，且吃且笑哩……”当他走到床边，眼前却一片灰暗；床铺，仍然是鱼儿当初铺下的，只是上面甚也没有。连供台之上，平时总能看到的杏儿、桃儿、李儿……此时也看不见了。他悲哀地说：“女娃走哩——昨晚上就不在这儿哩——她不会再来鲤鱼滩哩……”耷拉着沉重的脑袋，他来到粥棚，见草帘子已被雨打了下来，那熬糊糊粥的大锅，里面盛了满满一锅雨水，地上成了烂泥，无法下脚。摇摇晃晃，他向庙外的高台台踱去，渴望站得高一些，能够看得远一些，心情开阔一些……

此时，阎大浪深一脚，浅一脚地掠过一户户人家，见到皆都飘起了炊烟，知晓人们开始造饭，心里有了些许安慰。他来到阎玉水家，见大门已经上锁，觉得有点蹊跷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大清早的，这母女俩，不在家弄吃食，到外面做甚去哩——她……想必是阎玉水也去上坟哩。”正打算离开，耳朵就隐约听见，这屋里，有根子这小子的声音。他便贴着门楣，想弄个究竟。一会儿，屋里传来根子嬉皮笑脸的话，“嘿嘿……你说错哩！谁规定非得夜间上炕，哈哈……咱早晨弄，这才叫美哩……”他知道根子在屋里做甚，不想听了，又传来女人含含糊糊的笑声；仔细分辨，却搞不清她说些甚。抠抠脑袋，他自忖：“这是咋回事儿？根子不是老跟杏花串么？杏花明明在坟地，这屋是哪个女人？”他拔腿便走，直奔坟地。雨打在身上，又溅到地上——他的玄衣，早已被水浸透，成了一件水衫子。正疾走时，就见对面飘飘忽忽来了个女人，原来是杏花母亲阎玉水。

玉水惊了一下，长声长调嚷起来：“哎呦呦——这不是阎班主么？我听说你昨晚回来哩，这么早，你到村里来，有甚急事儿？看把你淋的……”

阎大浪见着她，就停了脚，说道：“我才去过你家，见门是锁住的，还……”他准备说根子之事，有觉得当面打人家寡妇的脸，不合适，才把那事按下不表。

阎玉水的脸，在雨气笼罩下，似乎闪了一下微红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急忙掩

饰道：“是的是的……我这人，从来睡不了懒觉。村里这么一大堆唠唠事儿，让我早早就起身出门，吩咐杏花在家弄吃食。不承想，这野丫头，在家也呆不下，锁门跑出去哩！”

阎大浪一脸狐疑，心里纳闷：“既然她母女皆出去哩，根子咋进去的？屋里，在闹什么鬼呢？嗨……罢了罢了，这雨，把人浇得头昏脑涨，兴许刚才我耳朵听错哩……”想到这儿，他挥挥手，说了声：“我没事，我走哩……你这一向累煞哩，好好歇息吧……”就离开了。

久久地，阎玉水伫立在雨中，任天水往身上浇淋，思绪像亿万条雨丝，比线还长，比麻还乱。

二十多年前，守寡中的她与纤班的妨栓虎一见钟情，从此回回野合，从来没有在自家的炕上闹过。

头一回，在那茂密的草窝里，她抱着他，而那挨千刀的却将她翻转过来，非要让她撅起大腚，趴在屁股后面狂闹。“天呐！是人还是兽，哪能这样哩……”她心里骂着，觉得这种闹法实在不可思议。从此以后，每回野合，他要么将她引到杨树林中，要么带到大柳树下，教她双手抱住树干，仍然是撅着大腚，俩人狂欢一气。三五次后，她觉得这种感觉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，又舒服又快乐，一会儿就能达到了要死要活的忘我境界，嘴儿便不停地呐喊，而后面的他，就会用手野蛮地捂住她的嘴，喘着粗气吼：“不能叫……”闹毕，她总会红着脸发问：“为甚非要这样……到我家炕上去慢慢闹不行么？”

他“嘿嘿”一笑，豁牙漏风道：“你有所不知。我们河侠皆喜欢这样闹女人！想当年，我师父李道衍在草窝窝里这样闹腾时，我偷看着学下的。后来问师父，他告我说，祖宗皆如此，不足为怪——最初的大象，在槐树底下闹事儿，就是公象趴在母象勾子后头的……我一听有典故，有道理，就喜欢这样跟女人操哩……”

一旦平静下来，她就不好意思了，点着他的额头骂：“你这是返祖哩，人学兽呀！”

“人是甚，人不是兽变来的么？”他咧嘴直笑道：“当今的人，爱也不敢爱，恨也不敢恨，净说些三纲五常的混账话，把根本皆丢哩！人若没有点兽性，岂不全退化成软虫虫哩……”

“我不跟你说这些……”她扑进他的怀里，说道：“见到你就恨得我咬牙切齿，可一离开，心里就空落落的，满屋子打转转，这是咋搞的？”

他得意地“嘿嘿”笑了……

突然有一天，他就离开了——一去就是二十多年，使她每每想他的时候，便会到从前的那些草窝子、柳树下、杨树下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心儿方才得以平静。

刚才，她又去了那些地方，在雨中回忆往事，是那样美妙，那样亲切，那样温馨，那样自然……



还是刚才那雨，还是刚才那风，阎大浪又一次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坟地。放眼望去：烟雨茫茫，坟包依依；连天接地，莽莽苍苍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……他心里这便在嘀咕：“刚才在阎玉水家，许是我耳朵听差哩……难道说，在这坟地上，先前也是我看差哩？我——我真的老了么……”像一尊雕像，他独独地戳在那儿，任雨水泼洒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叔——叔啊——你快回来呀……”一串急切的声音，顿时充斥天宇之间。

他回转身子，就见娘娘庙的高台台上，河子正在那儿招手呐喊。就吼道：“喊甚哩——我还没死，你小子就给我招魂纳魄呀！”吼毕，他觉得河子一定有事，不然不会这样大叫大嚷的；就咳了一声，朝着古树峥嵘的娘娘庙去了……

爷儿俩一见面，河子就紧张地告他说：“叔，你紧走几步，快来看呀——给咱祈雨的女娃，离开这儿哩！”

阎大浪听井子说过祈雨之事，待亲自看时，果然见庙里空空如也。想了想，他说：“许是出去耍哩。年轻女娃，心性不定，喜好玩闹，外面有水有草有花，她会愿意死呆在这儿吗？”

“叔啊，不是那样的！”河子这便急了，带着哭腔嚷开来：“叔啊，她走哩，永远离开咱这儿哩……”

“熊样！没出息！”阎大浪不解地望着河子激动的神情，吼道：“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娃，须臾见不着哩，就把你急成个这？日后，咋能顶天立地？”

河子只好忍气吞声，不敢放胆造次，无可奈何地退向一边。

3 忽然，庙外由远而近，传来一阵锣鼓之声，接着，又是一阵喧闹之声。

河子和阎大浪大眼瞪小眼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闻讯夺门而出。

那锣那钹，在雨中愈加响得真切了。只是大鼓小鼓被雨淋湿，“噗噗”地发出动静；在河子听来，就像吃多了胡豆放屁似的，不响也不亮。

一行人，趾高气扬，急急匆匆，捧着供品，排着队伍，由孔秀才引导，大步向庙里走来。领头的，是个健壮的后生；所有人皆簇拥着他，而他却心无旁骛，只管前行，并不向阎大浪打声招呼，就径直入庙，指挥手下摆上供品，点燃香烛，然后跪进石槽，纳首便拜，口中念念有词：

天干那个地支日月星
可怜这个黎民祈祷心
鲤鱼娘娘呀真神仙
求你为咱降呀么降甘霖

……

对这帮人的无理，阎大浪顿生怒气。他一把拉着河子，低声道：“相跟着



叔，咱教训教训这小子！让他知道，甚是娘娘庙的规矩！”

河子也对那后生极不顺眼，摩拳擦掌应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？叔就静静在这候着，看我上去咋收拾这帮小子！”

“娘娘开恩

伏维尚飨……”

那后生和随行的人仍在祈祷，河子就怒气冲冲，拨开众人，正准备将那领头的小子揪起来拾掇，却被孔秀才等人拦下，小声劝他：“适才人家告我说，这是蛤蟆滩的头人，咱不要惹他们，快去请村里的阎玉水吧。”

阎大浪想了想，觉得自己毕竟是相公，向河子使了个眼色，也就作罢。

这帮人跪拜完毕，便齐齐地站起身来。

孔秀才急忙将领头的后生请上前来，赔笑向阎大浪介绍道：“这位公子，便是大财东王家的新掌门人不屈先生，后面的，皆是他的家丁和随从。”

一听“不屈”这名儿，阎大浪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颇有点尴尬，暗道：“小时候，是我和孔秀才给他起的名儿，可惜这么多年也没见过，冷不丁就冒出个虎背熊腰的汉子来，真让人不知说甚才好……”脑中立马又显出另一副图景来，心内又在琢磨：“前几天，在蛤蟆滩看到了二儿，风风火火，也有一股孤傲之气……”

“你咋哩？”孔秀才弓着身子对阎大浪道：“该回礼呀！”

“哦哦哦……”阎大浪急忙收回思绪，嘿嘿一笑，算是与他认识了。

“这位，不用我说，”孔秀才又向客人介绍起来：“大家就该知道，他便是黄河上下久负盛名的河侠纤班班主——阎大浪先生。”

王不屈本已抱拳打恭，一听“纤班”二字，脸就沉了下来，立马收势，笑容也随即消失了。

这时，阎玉水带人匆匆来到，打破了阎大浪和那公子的尴尬局面。

河子小声对孔秀才说：“老舅，这里面有问题哩！你瞧那公子，对我叔咋是这态度？”

孔秀才点点山羊胡子，贴着河子耳朵说：“我看出来哩，你叔与不屈这事是蹊跷。”

“哎呦呦……”阎玉水这就上前，满面笑容，神采飞扬，一把拉住那公子的胳膊说：“这不是狗狗吗？瞧这浓眉大眼，长得多威武！咋？还蓄起了络腮胡子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她用心打量着他，热情得有点忘乎所以了。

过去，王荣耀在世时，每回来鲤鱼娘娘庙祈祷，都把这位长子带在身边，以炫耀王氏有后。

阎玉水早就在打主意，想要巴结富商，和王家联姻，将女儿杏花嫁给这位王不屈公子。可让她遗憾的是，杏花渐渐长大，根本不在乎王家的财势，也不理会乡邻的议论，公开和纤班的根子热火朝天地搞在了一起……

此时，王不屈被阎玉水激动地摇晃着胳膊，声如洪钟道：“婶呀，我好想



你哩！记得从前每回来，你都给我香饽饽吃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婶的精神头儿，比我娘我姨娘们皆都好多哩！哈哈哈哈哈……真是越活越年轻呀……”

阎大浪、河子、孔秀才和村里的人，望着这俩人欢天喜地，皆闪向一旁，谁也没有打岔。

阎玉水见众人生分，面含疑惑，就笑盈盈地拉着王不屈，向阎大浪说道：“哎呀呀……你虽是相公，可也知道，当初，这娘娘庙破烂不堪，几乎要倒哩，是禹王滩的赵四爷和蛤蟆滩的王老爷出面，召集十里八村集资，才把庙修缮一新，供大河上下的父老乡亲进香还愿——王家呀，可是娘娘庙最大的香主呢！那会儿，咱鲤鱼滩穷顿，建庙所摊的白灰钱，还是人家王家先给垫上的……”

“知道知道。”阎大浪不喜欢阎玉水的人来疯，眼睛总是离不开不屈。

河子听了阎玉水的话恍然大悟，小声对孔秀才说：“老舅，怪不得，人家这么蛮横无理，想必就是财大便气粗哩！”想了想又说：“老舅，你不是说，我姑是王家正房夫人，那我要他们王家还……”

“别瞎咧咧，”孔秀才见人多，在一旁嘀嘀咕咕有失身份，瞥了河子一眼，沙哑道：“下来，再听我细说……”

王不屈别了阎玉水，微笑着环视四周，抱拳打恭，向阎大浪、孔秀才、河子、阎五家的等人一一行礼，神情豪爽，高声唱道：“诸位大爷、诸位大叔、诸位大哥、诸位父老乡亲，听说娘娘为鲤鱼滩的百姓显灵，来看果然见降下了甘霖；这雨下得铺天盖地，好不痛快！而蛤蟆滩，却只听打雷不见下雨。所以，我等便急忙前来祈祷，恳请诸位行行好，帮我们求动鲤鱼娘娘，也给赐条活路……”

直到这会儿，阎玉水才把情况搞明白，她捋捋秀发，热情洋溢地冲王不屈道：“这好说，我们帮你们就是哩！”

孔秀才挤上前来，抖着山羊胡子，显出一副深思熟虑的神情，认真地说：“王大公子，你可不知道，鲤鱼滩向天祈雨有多难啊！你得翻卦书，算时辰，定心境……你得在这庙里，讨得鲤鱼娘娘的示下，然后在河滩之上架起供桌，陈列供品，去向河神爷爷说话，还给……”话语之间，就是想让别人请他去当司仪的意思。慌忙拨开人群，他去寻庙里的女娃，想让女娃接着他的话，向客人来个“现身说法”，却没有见着人，就问道：“谁看见这女娃哪去哩？”

阎玉水和村里人，这才注意到那床是空的，你瞅着我，我瞅着你，面面相觑。冷不丁，河子蹦出一句话来：“别寻哩，她已离开这儿，永远不再回来哩！”

阎玉水、孔秀才和阎五家的等父老乡亲皆大吃一惊，盯住河子急问：“看见她哩？你咋知道的？你咋……你咋……”

河子痛苦地直摇头，眼中似有泪光在闪，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王不屈等蛤蟆滩的人，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就上前来询问。

孔秀才便把鲤鱼滩如何为河伯娶妻的故事，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

“这事不难，”王不屈当下表态：“我们回去之后，学你们的样子，照着葫

芦画瓢就是哩。”

“快瞧呐——”王不屈的英俊魁梧，和他的豪迈爽快，一下子就引起了阎玉水惊奇的尖叫：“这王家公子和阎班主，咋看咋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！从前多少回见面，我咋就没注意到这一点呢？孔秀才，井子，还有河子，你们快过来！你们快看！”

经她这么一嚷，阎五家的等人立马望望阎大浪，又瞅瞅王不屈，皆都惊奇无比，唏嘘感叹：“哇……是没错！哇……俩人真像哩……”

阎大浪心头一热，暗道：瞅个球，本来就是我的儿嘛！却无法承认，被众目睽睽搞得不知所措。“嘿嘿”两声，不好意思起来。因为他定眼看时，真正感到眼前这娃，个头长得和自己一般高低，模样也不相上下，尤其是那张微显络腮胡的阔脸，仿佛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自己的年轻时代。他的脑中，不由自主闪现出：小二十年前，他们这帮拉纤走滩的汉子，玩了一场风流把戏，把蛤蟆滩王家的六个女人皆串遍哩，让她们怀了四男两女……虽然，事情败露之后，纤班被赶出蛤蟆滩，四处飘荡，累累如丧家之犬。但是，风里雨里，总算在滩上拣回了自己的骨肉——根子。这么多年来，人们都说，根子越长越像他阎大浪。他虽然搞不清根子是谁的种，但也把这娃当作己出，从心理上和生活上倍加呵护。而今眼目之下，面前的后生，竟然也有微显的络腮胡子，他是……面对这情形，他定定神情，习惯性地咳了一声，提高嗓门道：“我说他婶子呀，你有没有正形？但凡见到一个后生，就说像我！我这心里只有你嫂子，啥时候放过别人？”

阎玉水被他吼得回过神来，才仔细留意；又瞅瞅王不屈，又瞅瞅阎大浪，却不敢妄下定论哩。

那王不屈年轻气盛，被阎玉水刚才指指点点的唐突激怒，就猛一挥手，指挥手下道：“娘娘拜罢哩，还傻呆这做甚？都跟我快快回去做准备，咱要求雨哩！”一边说，蛤蟆滩的人就一边离开娘娘庙，偃旗息鼓，没入雨中……

孔秀才慌慌张张追上前去，沙哑的声音，被雨打湿，更加如是破锣湿鼓：“祈雨呀，别的都好对付，就是贵贱要请那女娃，她可是半仙，灵得很哩……”又加重语气道：“她可是说过，‘河神爷再也不要娘娘哩’……”

河子一听“女娃”，也追着蛤蟆滩的人边跑边喊：“我说各位兄弟，你们好生找找……兴许那女娃，会跑到蛤蟆滩去哩……”

雨蒙蒙……

声切切……

这场雨下得蹊跷——鲤鱼滩刚刚住下来，蛤蟆滩就哗哗啦啦地开始瓢泼了。

自打那天在娘娘庙里看见了王不屈，阎大浪心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。本已平静多时的心里，不由自主浮现起多年之前，在蛤蟆滩王家的那些混混沌沌的往事来……他抠了抠大光脑袋，手不由得抚摩着络腮胡子，就琢磨起气宇轩昂的王不屈和生气勃勃的王不隐来，心中油然而生舐犊之情。这种独特



的，当父亲的感情，在一个单身汉身上，外人是看不出的。多少年来，这种感情，他都从看似严厉无情的表现中，一点一滴给了可怜而又可爱的根子。

记得根子刚入队时，浑身長满了虱子，衣衫褴褛，头发又脏又乱，活像野狼窝里爬出来的小饿鬼。

是他，为根子剃了大光蛋头，用心将这娃洗得干干净净，又将自己最好的衣衫给娃穿上，并在娃本命年时，给腰间系一条红布带子，把娃栓在自己裤带上，不论拉纤走滩，还是捞河，从来不让娃离开自己半步。

冬天的老北风，呼呼地吹进棚棚来，他会像老母鸡似的，将娃紧紧搂在怀中，用体温护着干瘦如柴的娃，所以娃才没有夭折。而今眼目之下，蛤蟆滩的王不屈和王不隐，似乎更像是他阎大浪的种。

但凡是人，只有上了些年纪，才会对自己的骨肉，产生如此深切的情感。

他的眼前：一会儿是王家二位公子，一会儿是根子；一会儿是根子，一会儿是王家二位公子。一时间，搞不清哪一个是他应该最疼的——或许，三个娃都和自己没有关系……摇晃着大脑袋，他郁郁地说：“这事，只有老天爷能断得清楚。”

当下，阎大浪把根子叫到身边，像打量王不屈那样，上上下下细瞅三遍五遍：英俊的脸庞，白净的皮肤，明亮的双眸，在乌黑的两鬓下面，也有一副微显的络腮胡子……

根子觉得阎大浪今天的目光怪诞，不同寻常，就尴尬地问道：“叔——我咋哩？你来回在我身上搜寻甚……你离开后，棚棚里丢的花生米豆豆和那些酒，真不是我偷拿的……许是那帮难民偷拿的……”

阎大浪立马收回目光，将烟袋锅递给根子，示意他别再往下说了。

“哦……”根子熟练地为阎大浪满满装好一袋烟，恭恭敬敬递到嘴边，待他含稳后，便打着火镰，伺候他抽了起来。

“叔——”根子又说道：“我瞅你这几天情绪不对呀！有甚事，能给我说说么？”

阎大浪摇摇大脑袋，召唤根子坐在自己身旁。他边抽烟，边望着远方，陷入了沉思，半晌才言语：“我知晓，你不会骗我的——说老实话，下雨那天早晨，你在杏花家么？”

根子被突然问住，支吾了一下，回道：“我——我没在她家……没在……”

阎大浪并不看他，而是望着滩下滚滚涛涛的黄河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兴许，是我听岔哩……”

4 阎玉水安排好地里的庄稼活，去看望嫂子阎柳氏的病情，见这女人常年卧床，不晒太阳，反而养得白白胖胖，脸上一点褶子都没有，就打趣道：“哎呀呀……乍一看，嫂子就像杨贵妃哩！都说女人越长越枯败，而嫂子咋越长越



好看？该不会是得了甚神仙驻颜术吧……”

“我正要找妳哩！”阎柳氏挺正儿八经地说道：“大嫂和你多少年来就张罗我鱼儿与河子的婚事，如今大嫂去了，我鱼儿眼瞅着都二十好几，你这当姑的就撒手不管么？”

阎玉水愣了一下，心里道：“这嫂子，真还有清醒的时候哩。如此看来，王荣诚并不是庸医，还有点本事的。”想起李老六入赘那事，面有难色地推辞道：“这……恐怕……”立马脑筋一转，想到李老六已经不在，就大包大揽承诺道：“嫂子呀，你好生养着吧，这事我来办！定会叫你满意的……”

于是，她将孔秀才请到家里，把自己的想法如此这般和盘托出。在孔秀才进门之前，她就下了决心，不管他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也要办，咋说我还是这村的当家人！

孔秀才捻着山羊胡子，边想边说：“天下事情，要说行不通，甚也行不通；要说行得通，全在会变通……那李老六是李家的，河子也是李家的——这就叫‘肥水不流外人田’呀！”

阎玉水听罢，拍着桌子叫：“这太好哩，咱说办就办，快快遂了我嫂子当年的愿，好让她含笑九泉！”又说：“孔秀才呀，这一向，我老梦见我嫂子——她总在催促我，说要赶紧给河子娶下媳妇，过安定日子，让李家香火再续燃起来。”

“鱼儿姑娘好啊，”孔秀才欢欢喜喜道：“过去不认识这娃，总觉得她比我河子大许多，不合适。最近，娃一直来给我做饭，咋看咋喜庆……河子也成丁哩，是该娶婆姨哩！再说，她跟李老六并没拜过堂嘛……”

关于河子的婚事，最有权威的决策者并不是他们俩，而是阎大浪。因为他既是河子的干爹，又是河子的救命恩人，还是纤班的班主。当孔秀才和阎玉水找到他时，他眼睛立马一瞪，挥手表态道：“不行不行！河子是河侠，这一生定然会遇到惊涛骇浪、血雨腥风、大起大落，小家小口的日子怕是过不了，只能是逐浪纵性！万一有个不测，岂不害了鱼儿？”

阎玉水早有准备，急忙说道：“河侠危险这我知道，可天下哪有那么多的灾难就轮到他头上？再说了，阎班主你是听到的，这娃并不愿飘荡，就愿过平安生活哩！”

“这……”阎大浪不愿多说什么了，边抽烟边离开，末了丢下一句话：“我的心里，早就把鱼儿当亲闺女看待哩。如若河子能摊上她，那是河子的福分……”

俩人说办就办，急忙找到鱼儿，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。鱼儿低着头，抿着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要说河子兄弟，我从小就疼他……不知而今眼目之下，他究竟是甚想法……”

“我外甥没问题，”孔秀才忙替河子表态道：“他也稀罕姑娘你哩！”

阎玉水兴高采烈拉起孔秀才，匆匆找到河子，说清利害，逼着他非娶鱼儿

不可。

河子的脑袋“嗡嗡”作响；对于娶鱼儿姐姐当婆姨，他从来都认为不合适。没等两位长辈说完话，他就起身离去，独自来到岸边，望着滚滚滔滔的黄河，哈哈大笑，像个疯子。

“红船儿……红衫儿……”他的眼前，仿佛出现了令他激动万分的情形，不知是哪来一股外力，或者是他失足，或者是他自为，“哗”地一声，竟然从高高的岸上，一头跳了下去……

……

孔秀才心里欢畅，他听说蛤蟆滩有集，天不亮就起身，将平时编下的箩筐、篓子之类，好生装在手推车上，谓之赶集，实里想给河子买点结婚礼物。

阎玉水也醒的早，听见“吱扭吱扭”的响声，出门见是孔秀才，上前就说道：“孔秀才，赶集去呀？我也去，兴许还能给你老帮点甚忙哩。”

“你甬去！”孔秀才说：“路坑坑洼洼的，摔着咋办？”说着，他就推起车子，像唱歌一样，摸黑而去。走到半路上，他想解手，便放下手推车，到路边玉米地里去了……

……

想着红红亮亮的女娃，河子任河水漂荡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又爬上岸来，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，游魂似的，独自在原野里徘徊。

发现小道上停着老舅的独轮破车，他知道老舅要去蛤蟆滩赶集，不由骂了句：“这老糊涂，非要逼我娶鱼儿姐，我得整他一下，让他别再为难我。”就灵机一动，将车的方向，真真打了个来回。

孔秀才从玉米地出来，急忙推上车子就走。“吱扭吱扭”，他进了村子，天就快亮了。只见河子正和一位拿着笤帚的女人在说话，他上前打招呼道：“河子，你比我起得还早啊，你来买甚？”

“买……胡乱胡乱……”河子支吾几句，就走开了。

孔秀才见人不多，心里挺高兴，窃笑：“这集赶得美，我比年轻人还跑得快哩……”再近前一看，女人是阎玉水，便埋怨道：“不是叫你甬来嘛，你倒早来给我打扫场子哩，这让我说甚好呢？”

“你胡说些甚呀？”阎玉水大惑不解，说道：“半夜就听你捣鼓来捣鼓去的，咋恁早就返回来哩？”

“啥？你没老就糊涂哩，这是在说梦话吧！”孔秀才这就扯着沙哑的嗓子吆喝起生意来：“卖箩筐喽——卖篓子喽——不贵不贵——大家快来买呀……”

杏花、鱼儿、阎五家的、阎孙氏等村里人不知孔秀才咋了，皆跑出来看他，阎玉水说他梦游呢。

阎一石等人边穿衣服边跑：“货郎担进村哩，看有些甚稀罕物……”一见是孔秀才在吆喝，便面面相觑，不知发生了甚事，说道：“咋是你嘛？这……这……”